UCCA 对话回顾 | “凯蒂·帕特森：深时航行”展览系列

开幕对话



2026 年 10 月 26 日，“凯蒂·帕特森：深时航行”展览开幕对话于北京 UCCA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下沉空间举行。艺术家凯蒂·帕特森（Katie Paterson）与策展人张尧围绕创作中的研究、采集与合作展开交流，介绍个人经历如何影响创作，以及作品从构想到实现的过程。

本次活动由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提供特别支持。开场致辞中，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教育参赞兼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政策与洞察总监露丝·勒夫勒（Ruth Loeffler）女士谈到，帕特森的

作品使冰川的生命、恒星的消逝与太阳系的形成进入人们的感知，也让艺术、科学与环境研究彼此启发。



“凯蒂·帕特森：深时航行”展览系列开幕对话现场，2026 年 10 月 26 日，UCCA 下沉空间。

艺术家随后通过演讲介绍其创作的多个项目，并与张尧及现场观众深入讨论这些作品如何从最初的念头发展为真实的创作。

从冰岛的地层接近“深时”[1]

“深时航行”是帕特森在中国的首场机构个展，于 2026 年 10 月 25 日在 UCCA 沙丘美术馆开幕，共呈现二十一件作品，包括三件 UCCA 委任作品及两件艺术家新作。张尧介绍，“深时”联系着帕特森长期关注的宇宙、时间与自然，“航行”则提示观众在不同作品之间体验尺度的变化。

[1] 深时（Deep Time）指远超人类生命与文明历史的地质、演化乃至宇宙时间尺度。其思想基础可追溯至 18 世纪地质学家詹姆斯·赫顿（James Hutton）等人对地球漫长历史的认识；美国作家约翰·麦克菲（John McPhee）于 1981 年出版的《盆地与山脉》（Basin and Range）中使用了这一表述。“深时”将人类历史置于更辽阔的时间背景之中，也提示了日常经验与行星演变之间难以直观把握的尺度差异。

张尧借用地质学中的“深时”概念，谈及詹姆斯·赫顿（James Hutton）[2]与约翰·普莱费尔（John Playfair）[3]对苏格兰锡卡角岩层的考察，以及约翰·麦克菲（John McPhee）[4]在《盆地与山脉》中的相关书写。罗伯特·麦克法伦（Robert Macfarlane）[5]的著作《深时之旅》也为展览构思提供了参照，启发人们从地下空间理解人类生活与地球历史的关系。



“凯蒂·帕特森：深时航行”展览系列开幕对话现场，2026 年 10 月 26 日，UCCA 下沉空间。

对帕特森而言，切身感受是先于概念而存在的。她在苏格兰长大，童年经常接近高地与自然；二十一岁时，她前往冰岛北部做客房服务员，在当地生活、工作了近一年。冰川、火

---

[2] 詹姆斯·赫顿（James Hutton，1726—1797），苏格兰地质学家，现代地质学的重要奠基者。他通过对岩层、侵蚀与沉积过程的观察，提出地球经历了极其漫长的地质变化。1788 年，他与同行者考察苏格兰锡卡角的角度不整合岩层，为理解远超人类历史的地质时间提供了重要依据。

[3] 约翰·普莱费尔（John Playfair，1748—1819），苏格兰数学家、自然哲学家，也是赫顿地质理论的重要阐释者。1788 年，他与赫顿共同考察锡卡角，后来以面对“时间深渊”的眩晕感描述此次经历。这段文字成为理解地质时间如何超越日常经验的经典表述。

[4] 约翰·麦克菲（John McPhee），美国非虚构作家，长期以实地考察、人物访谈与细致叙事书写自然和社会。其 1981 年出版的《盆地与山脉》（Basin and Range），通过地质学家的考察经历呈现北美地貌的形成，并以“深时”描述远超人类生命尺度的地球历史。该书后收入其获普利策奖的地质写作合集《往昔世界纪事》（Annals of the Former World）中。

[5] 罗伯特·麦克法伦（Robert Macfarlane），英国作家、学者，长期关注风景、语言与人与自然的关系。其 2019 年出版的《深时之旅》（Underland: A Deep Time Journey），将实地探访与科学、历史及神话叙事结合，探索地下空间如何保存生命、记忆与人类活动的痕迹，并由此思考人们与遥远过去及未来之间的联系。

山与间歇泉使地球的变化成为眼前可以观察的过程。辽阔的天空、夏季的极昼，以及地层中显露的时间，让她第一次强烈地感到，自己正生活在一颗行星之上。这段经历改变了她理解个人生命的参照系：融化的冰、显露的岩层与变化的地貌，使超出个人经验的星球历史变得具体。帕特森后来才逐渐熟悉“深时”一词，而她与这一尺度的联系，早已在具体的生活环境中逐步形成。

一通拨向冰川的电话

冰岛的经历促成了帕特森的一个构想：将麦克风置入正在消融的冰川潟湖，让世界各地的人们通过电话实时听见冰融化的声音。遥远的地理距离由此被一条电话线连接，接听者无需抵达冰川，也能够聆听当地此刻正在发生的自然变化。这种以简单方式建立远距离联系的尝试，成为她后来创作方法的重要起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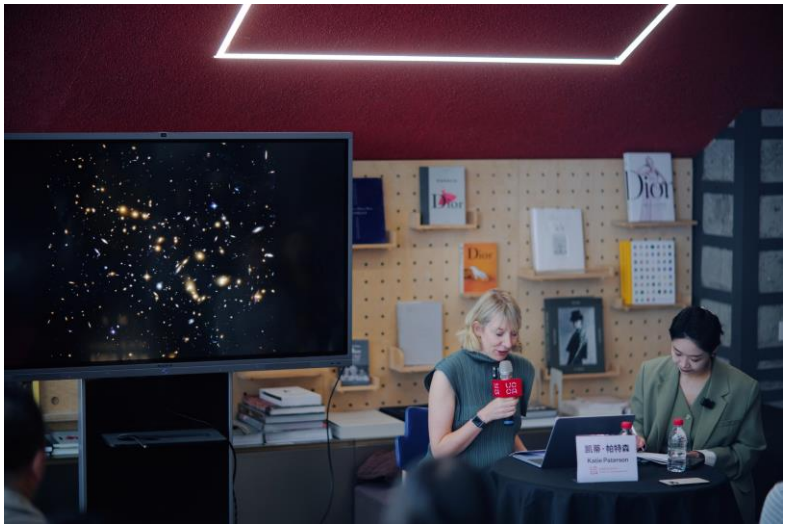
帕特森回忆，求学时期，她已有许多类似的短小念头，却常常缺乏实现它们的条件。想法可以用几句话说明，而实现想法实际所需的设备、知识与技术却远远超出个人能力的范围。为建立通向冰川的线路，她联系了英国移动通信公司 Virgin Mobile[6]并获得支持；她也由此认识到，向其他领域的人寻求帮助，是实现作品的必要过程。

[6] Virgin Mobile 是维珍品牌旗下于 1999 年在英国推出的移动通信业务，也是移动虚拟网络运营模式的早期代表。这类运营商通过使用其他公司的通信网络提供服务，而非自行建设完整的移动网络。

此后，天文学家、地质学家、生物学家、工程师与各领域的专业制作人员逐渐成为她的合作者。科学研究为作品提供材料与技术依据，艺术则探索如何让这些知识被感知。帕特森的作品往往从一个简短的问题开始，再通过长期的研究与协作逐步落实。

将时间交给未来

演讲中，帕特森提到了她正在进行的一项创作——《未来图书馆》[7]。该项目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人们如何想象超出自身寿命的世界，又如何与尚未出生的人建立联系？这一项目始于 2014 年。她与团队在挪威奥斯陆郊外种下一千棵云杉，并计划在此后一百年间，每年邀请一位作家提交一篇新的作品。待树木长成，森林将提供造纸的材料，这些文稿将在 2114 年印制并向读者开放。作家创作、文稿保存和读者阅读因此被安排在了不同世代之间。



“凯蒂·帕特森：深时航行”展览系列开幕对话现场，2026 年 10 月 26 日，UCCA 下沉空间。

[7] 《未来图书馆》（Future Library，2014-2114）是凯蒂·帕特森为挪威奥斯陆发起的百年艺术项目，将森林生长、文学创作与跨代保存联系起来。项目网站参见：https://www.futurelibrary.no/。

该项目参与作家包括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8]、韩江（Han Kang）[9]、卡尔·奥韦·克瑙斯高（Karl Ove Knausgård）[10]与王鸥行（Ocean Vuong）[11]等。选择作者时，帕特森特别关注他们唤起当代与未来读者想象的能力。每年的手稿交接仪式都会将作家与公众带回森林：人们共同步行、静坐、聆听树木，作家交出文稿并公布标题。尚不能被阅读的文字，就这样通过一次次具体的相聚，与现实生活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

帕特森还为保存手稿设计了“静室”[12]。这个空间使用来自项目森林的木料，内部的有机曲线令人联想到年轮。一百层结构中各设有安放手稿的玻璃抽屉，作家的名字刻于玻璃之上。参观者脱鞋进入，能够看见手稿的存在，却无法翻阅其中的内容。等待由此成为作品的一部分：文字已经写成，其真正的读者却尚未出生。

---

[8]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加拿大小说家、诗人，代表作包括《使女的故事》《盲刺客》与《证言》等。她的写作常借助推想性的社会情境，探讨权力、性别与人类的生存处境。作为《未来图书馆》首位受邀作家，她为项目创作了尚未公开的文稿 Scribbler Moon。

[9] 韩江（Han Kang），韩国小说家、诗人，2024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代表作包括《素食者》《少年来了》《白》等。她以富有诗性而克制的语言，书写历史暴力、身体经验与生命的脆弱。她于 2018 年入选《未来图书馆》项目。

[10] 卡尔·奥韦·克瑙斯高（Karl Ove Knausgård），挪威作家，以六卷本自传性小说《我的奋斗》（My Struggle）广为人知。作品通过对家庭、成长与日常生活的细密书写，探索个人经验、记忆与文学叙述之间的关系。他于 2019 年入选《未来图书馆》，成为项目第六位受邀作家。

[11] 王鸥行（Ocean Vuong），越南裔美国诗人、小说家，著有诗集《夜空穿透伤》（Night Sky with Exit Wounds）、《时间是一位母亲》（Time Is a Mother），以及小说《此生，你我皆短暂灿烂》（On Earth We're Briefly Gorgeous）。其创作关注家庭记忆、迁徙、创伤与亲密关系。他于 2020 年入选《未来图书馆》，成为项目第七位受邀作家。

[12] “静室”（Silent Room）位于奥斯陆公共图书馆 Deichman Bjørvika 顶层，是《未来图书馆》保存手稿的专门空间，于 2022 年开放，由帕特森与 Atelier Oslo、Lundhagem 建筑团队合作设计。空间使用项目森林更新时采伐的木材，以一百层木结构及手工铸造玻璃抽屉容纳文稿；参观者可以进入，但文本内容将封存至 2114 年。

帕特森将《未来图书馆》形容为一场延续百年的祈祷：森林的生长、手稿的保存与未来的阅读，需要跨越一代人的持续照料。作品让“未来”拥有了具体的地点、材料和行动，也使希望与信任不再只是一种抽象态度，而成为需要年复一年维护的真实关系。

在微小物质中汇聚世界

与《未来图书馆》将作品交给未来不同，帕特森的另一些项目，将来自不同地域和年代的材料汇聚于一个可以近距离观看的形态。此次展出的作品之一《森林》（2024）源于她此前的 Hollow[13]项目。这件与建筑工作室 Zeller & Moye[14]合作的作品汇集了世界各地的一万余种树木材料，构成观众可以进入的空间。



“凯蒂·帕特森：深时航行”展览现场图，UCCA 沙丘美术馆，2026。图片由 UCCA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

[13] Hollow（2016）是凯蒂·帕特森与建筑工作室 Zeller & Moye 合作完成的永久性公共艺术作品，位于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皇家城堡花园。作品汇集约一万种树木的木材样本，构成一个可供观众进入的微型森林空间。来自不同地域和年代的木材在此相遇，将树木的演化、生态联系与人类历史带入身体能够接近的尺度。

[14] Zeller & Moye 是由建筑师克里斯托夫·泽勒（Christoph Zeller）与英格丽德·莫耶（Ingrid Moye）共同创立的建筑设计事务所，在墨西哥城与柏林开展工作。其创作涵盖家具、空间装置与文化建筑，注重跨学科合作及材料实验。

Hollow 完成后，她保留了木料碎片，将其焚烧，再以灰烬制作了作品《森林》（2024）。从环绕身体的装置到一根纤细的树枝，材料被重新处理，作品的尺度和观看方式也随之改变。来自不同森林的物质被继续使用，原有的采集工作亦成为新作的基础，这种创作方法也体现了帕特森对材料的持续研究。

在《化石项链》（2013）的制作中，化石按照地质年代串联，从前寒武纪延伸至全新世；当珠子从原始材料中被切割、打磨出来时，其色彩与纹理让她联想到火星、木星，甚至微型地球。材料自身的外观也为作品增加了最初构想之外的微妙联系。



“凯蒂·帕特森：深时航行”展览现场图，UCCA 沙丘美术馆，2026。图片由 UCCA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

《月亮，星辰与世界》（2026）的制作同样依赖长期积累。帕特森历经十余年，收集古老岩石、化石、树木、植物与微生物等材料，再通过材料处理与碳的提取培育钻石。她希望借此探索，不同环境与生命历史的痕迹，能否被汇聚于一件微小的物体之中。《喀耳刻》（2024）

则延续了她与 Zeller & Moye 合作的 Mirage[15]项目中的沙漠材料研究。团队与玻璃工匠、材料科学家合作，将不同沙漠的沙转化为玻璃。由于材料原有的成分会影响熔铸结果，采集与技术实验由此共同决定着作品的形态。



“凯蒂·帕特森：深时航行”展览系列开幕对话现场，2026 年 10 月 26 日，UCCA 下沉空间。

对话也谈到多感官体验在创作中的作用。策展人张尧提起，她与帕特森两人从北戴河返回北京时，帕特森早在雨滴落下前便已察觉下雨的迹象；并由此询问她对风、湿度、气味与触觉的敏锐如何应用于作品创作的过程中。帕特森认为，这种敏锐来自长期练习。随着她不断创作与气味、声音和身体感知有关的作品，对自然要素的注意力也逐渐增强。其多感官的创作既邀请观众调整观展时的感知方式，也反过来训练了艺术家自身的感官。对帕特森而言，嗅觉尤其能够直接触及记忆与情绪，为理解无法亲身抵达的环境提供途径。由是，本次展览

[15] Mirage（2023）是凯蒂·帕特森与建筑工作室 Zeller & Moye 合作创作的公共雕塑，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Apple Park 游客中心旁的橄榄树林中。作品将来自世界不同沙漠的沙熔铸成四百余根玻璃柱，排列为起伏的形态。不同材料形成的色泽与纹理，在光线变化中显现，使观众能够穿行其间，感受遥远地貌在同一空间中的汇聚。

中的《蜡烛（从地球到黑洞）》（2015）、《焚，林，火》（2021）等作品，均以气味作为核心呈现要素。

沙丘中的作品形态

帕特森约在一年半以前首次到访 UCCA 沙丘美术馆。嵌入沙丘的建筑、面向海与天空的窗户，使她开始考虑自己的作品要如何回应这一环境。在她看来，展览语境与作品同样重要，建筑和周围环境共同参与观众的体验，也影响着作品最终呈现的形式。

本次展览中的三件 UCCA 委任作品由此逐步获得了具体的创作思路。《暮光》（2026）的构想来自于实地考察：能否把另一颗行星的光带入面海的空间？团队通过展厅窗户上的特制滤光材料，将自然光转化为火星日落的色彩。作品既回应窗外的海景，也随当地天气与光照变化。



“凯蒂·帕特森：深时航行”展览现场图，UCCA 沙丘美术馆，2026。图片由 UCCA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

《雾》（2026）的起点则是一批尚未确定呈现形式的水样。帕特森此前已持续采集来自约一千处地点的水，包括山峰、海洋、冰川、河流及宗教场所。筹备时，团队开始讨论这些

材料如何与沙丘环境结合，最终选择在户外平台呈现水雾，让雾气能够向海面漂移，风向、光线、天气和穿行的人也能够不断改变雾的形态。第一次测试装置时，帕特森走入雾中，对身体被水汽打湿的感受印象深刻；当她亲身进入其中，仍然获得了构想阶段无法预知的体验。



“凯蒂·帕特森：深时航行”展览现场图，UCCA 沙丘美术馆，2026。图片由 UCCA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

第三件 UCCA 委任作品《念头》（2026）作为一项正在持续发展的创作，是以简短的句子描述可能无法被实体化的艺术构想。本次展览从中选取一百则，以中英文朗读呈现。帕特森在考察时想到，可以让声音进入屋顶空间：话语被听见后消失，听众则在脑海中继续构建它所描述的场景。作品的形式由此不再限于文字，而是在声音的传播与聆听中获得无限想象。

在雾中相遇又消逝

布展期间，张尧注意到一个意料之外的场景：测试作品《雾》（2026）时，雾气从平台漂向沙滩，吸引附近的孩子跑来玩耍。作品与公众的关系，在实际发生的互动中超越了最初的设想。帕特森回应，这正是她所希望看到的。作品背后虽有大量研究，月亮、星辰、太阳和天空这些意象却也是人们共同分享的日常经验。观众无需先具备艺术史知识；好奇、惊讶，

甚至暂时的不解，都可以成为观看的起点。孩子在雾中穿行、被镜球的光影吸引，已经在通过行动与作品建立联系。

这样的联系有时也以消逝的方式存在着。《雾》（2026）中使用的水经过长期收集，最终又回到当地环境；其他一些作品也在使用中不断消耗材料。帕特森认为，存在的短暂性并不会使经验失去意义。相反，恰恰是因为作品无法被永久保留，观众的参与才更明确地属于当下，属于个体的想象与记忆。谈及作品《蜡烛（从地球到黑洞）》（2015），她坦言，面对存量减少和作品终将燃尽，自己也会感到不舍。但观众已经体验过作品、作品也完成了它能够带来的经验；接受材料的消耗与作品的结束，同样是她理解创作的一部分。



“凯蒂·帕特森：深时航行”展览系列开幕对话现场，2026 年 10 月 26 日，UCCA 下沉空间。

新的创作、新的未来

对话接近尾声，张尧将问题转向艺术家未来的创作方向。帕特森表示，自己的表格里记录着上千个构想，涉及蜡烛、阳光、太空与月亮等。她并不急于决定下一个大型项目，而是

观察哪个念头持续吸引自己。真正启动作品，意味着投入数年的研究、旅行、采集与合作。因此，一个想法不仅要足够有趣，还需要能够支持长期投入。

她分享了自己近几个月开始的一项探索：从世界不同地方采集与神圣场所有关的光。借助针孔相机与感光材料，她尝试接收来自寺庙、教堂、石圈和古老场所的光线，最终形成接近纯白、带有细微灰度变化的图像。对话当天上午，她还来到北京日坛，将感光材料放在祭坛上采光。



“凯蒂·帕特森：深时航行”展览系列开幕对话现场，2026 年 10 月 26 日，UCCA 下沉空间。

观众问答则进一步将讨论引向文化经验。一位观众询问，帕特森的作品与中国元素或地点有怎样的联系。帕特森谈到自己对东方思想的亲近，她尤其关注生命短暂、无常与万物关联等观念。她曾在日本等地的禅寺停留，并分享在永平寺[16]的一次交流：她当时记错了抵达的周次，寺院仍然接纳了她。此后，一位禅师邀请她交谈，安静地听完作品介绍，认为她所

[16] 永平寺（Eiheiji）位于日本福井县，由道元禅师（Dōgen）于 1244 年创建，是日本曹洞宗两大本山之一。寺院至今仍作为僧侣的修行道场，重视坐禅及日常生活中的持续实践，其建筑群与山林环境共同构成修行的空间。

做的事情已超出艺术的范畴。对她而言，这意味着对方理解了作品中所追问的问题，而不仅是艺术品的形式。

帕特森尤其看重人与人、人与地球之间的联系。她认为，无论技术如何发展，真实而具体的自然世界都无法被取代。她的创作也持续围绕这些联系展开，通过采集、协作与公众参与，将对遥远时空的关注落实为具体的行动。通过这些有限而切身的经验，观众得以重新感受个人生命与漫长时间之间的关系，并把这份好奇带回日常之中。

文字整理：徐欣彤（UCCA 公共实践部实习生）